一

「過去，從來沒有人能夠使用這樣完美的研究材料。」

這是由西河維修親手寫下，於昭和十六年年末或次年的一月份所記錄，某名「技工」完成第一次研究後所說的話。

「西河文書」的面世並未顛覆我們的想像。

我們只是已經選擇遺忘那些真實發生過的事。

忘記這個世界早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如此瘋狂，瘋狂到在這座島，至今仍允許一連串錯誤而養成的怪物繼續存活，且正捲土重來。

有別於文件內的絕大多數內容，關於研究材料的描述沒有載明確切日期與地點，但我們相信，這是他帶著杉山日美子急奔向北，最終抵達滿州之後所經歷的見聞。

同時我們也能猜測，他在當地看到的一切也令他感覺不適，或者，是恐懼。

我想，這是他同身為人類所保有的些微人性所致。

「西河文書」的披露不算是正義，因為受害的人都已經死亡。

活著的我們無法改變任何過往既成的任何事實，但我希望，至少能讓未來變得些許不同，儘管我相信某位我已遺忘名字的前同事所說，未來是既定的，只是我們永遠無法預知，也無力改變。

「西河文書」所記述的悲劇並非西河維修所主導，他只是無可選擇地生在那個時代，在所處環境為自己的存活方式做了決定，我們仍活著的所有人都無法身歷其境，因此或許無從批判。

誰能說，自己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，必然有勇氣能拋棄僅有的一絲續命希望，只為保有在死亡後能被將來之人記憶、傳頌的良善呢？

在醫院工作的那些年，我深深明白所有人都比自己想像中還要脆弱許多。

死是唯一公正之事，無論是誰面對它，都只顯得無助。

然而，他所選擇的生存之道確實為許多人帶來痛苦與死亡，並且用極度殘酷、暴烈且血腥的方式呈現。

西河維修的經歷與造成的後果，必須能讓現在及未來的人們有所警惕，我們都可能與他做出相似的殘酷選擇，我相信甚至有少部份人仍正在做著類似的事，而後在惡意又失控蔓延之際屈服於時代巨獸面前，隱藏僅存良知，沒有勇氣發出一點點不平之鳴。

因此我們能做的，僅僅是亦步亦趨，謹慎地別再讓那迫使人們做出冷酷抉擇的時代再次降臨。

我們都深深明白，「西河文書」能夠揭露的一切事實若公諸於世，必定會引

發許多人的不安，甚至可能促使人性黑暗面再次萌發，但在當今理性與良知都被迅速蒙蔽、抹滅的此刻，我們不能裹足不前。

西河維修本名林為秀，生在令擁有大和魂的天照大御神子民感覺無上榮光的時代，儘管那段時光對於許多島民來說經常是屈辱與卑微。

他的和名是在皇民化時期得自大日本帝國天皇之恩賜，隨著更名，卑躬屈膝的生活不再，他從支那系臺灣籍民變成了神尊子民，從支那族轉生為神族後代。

儘管他始終未能如願長駐神所住居的日本列島。

精確的日期難以追溯，但據信他在一九四一年珍珠灣攻擊事件發生當年年末的某個冬日，奉令帶著鄒族女性「雅舞伊・雅達烏有阿那」離開臺灣島的阿里山林場，先是前往臺北州，停留時間與目的皆不明，而後他轉往位於遙遠北方的滿洲國，最終目的地是駐在滿州國的大日本帝國關東軍防疫給水部。

但他並未完成任務，或從另一角度說，是部份完成，他只帶著「雅舞伊・雅達烏有阿那」的一部份遺體或近似人類遺體的生物組織交與防疫給水部。

由事後於阿里山林場的挖掘比對推測，被他帶走的部位很可能是那位不幸女性的頭顱、延腦組織、部份脊髓組織與骨盆腔體內的器官。

「雅舞伊・雅達烏有阿那」也有天孫御賜的和名，即杉山日美子。

可能是經由「杉山大尉」的安排，西河維修得以滯留在滿州國司令部所在的機械維護場，因此免去臺灣總督府的入伍徵召，改以不上前線的方式為大日本帝國皇帝效命，後續曾在滿州國首都新京特別市短暫駐留。

「杉山大尉」即是命令他前往滿州國的軍官，改變西河維修一生命運的人，也在同時期前往防疫給水部，但沒人知曉兩人在滿州國如何接觸，或是否有接觸。

「杉山大尉」的真實身份被列為機密，本名不詳，西河維修本人亦無法確認這位恩人的姓氏與官銜的真實性，滿州國亡國後就行蹤成謎，直到戰後數十年，在西河維修屍骨已寒時才又悄悄造訪臺灣島一次，此後又如煙般消失。

西河維修將杉山日美子的部份遺體送抵滿州後，又於次年春季回到臺北州停留數日，隨即再度南赴高雄州，他的目的地是恆春郡，這島嶼至南之地。

在戰亂的那年代，如此奔波不僅顛沛且危險，而他似乎是自願踏上這旅途，若真如此，他心裡必定有某種信念，支撐他如此義無反顧，儘管根據他本人所描述，很多時候他是個懦弱之人。

再度遠赴滿州後停留的那幾年，他不再紀錄任何所見所聞，也不再寫下任何對於內心世界的描述，我們無從知道他是不願再書寫，或者無法繼續這持續多年的習慣。

直到一九四五年，「西河文書」才又對後人展示他此後的經歷。

玉音放送的內容大東亞戰爭終結之詔書宣告後，時名大滿州帝國的皇帝宣布退位，解散帝國，大日本帝國八紘一宇的宏大擘劃自那瞬間破滅瓦解，西河維修在動盪中數次嘗試返回他的「祖國」，即向同盟軍承認戰敗的大日本帝國。

儘管他在滿州執行過的許多任務對於帝國有大功，但至死仍未能如願，不論原因如何。

戰後回歸祖國的願望未果，他重新拾起漢名，以支那族人身份輾轉奔波，向南途經瀋陽市、平壤、釜山等地，最終回到他的祖國所稱的「南支那」，即臺灣島，落腳於最南境，他的出生地高雄州恆春廳，今屏東滿州鄉，他的故鄉。

這必然與他追隨天皇腳步的初衷相悖。

據說他出生在恆春半島的大乳乳一帶，約在頂白砂與檳榔坑之間略高於他處滿植瓊麻的丘陵，抵達臺灣島後他最先回居那地，可其後的確切行蹤除數筆地產外未留下任何紀錄，僅知涉足瓊麻事業的產麻機械維修與成品運輸工作，並藉此累積大筆財富。

如今我們要回溯西河維修歸島後的詳實足跡並不容易，任何事物或人，只要經歷足夠久遠的歲月，就會變得神秘而難以捉摸。

然而，仍有少許事實逃離了時間洪流的摧殘。

他的遺體埋葬在一塊大乳乳範圍內的偌大墓地，墓誌上清楚寫著他在戰後使用的漢名——林維修，與他出生時記載於西河堂祖譜的本名不同，由於同葬一墓室的，還有他的六名配偶，證據已經確鑿，可以確認他永眠之處是這島嶼南境。

至少書面證據是如此。

由於西河維修與他的六名配偶都進行土葬，遺體未經焚燒，並且葬後不曾開棺撿骨，我們今日仍有機會透過屍檢檢驗其真實性，但這同時意味著我們需要打開墓室，挖掘入土已近三十年的遺體。

這必須取得他的後人同意，他繁衍眾多的子女中僅存的一人。

我們相信，大乳乳一帶是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季前往滿州前最後停留之地，戰後，他再次回到這裡。

是為了什麼？對於出生地殘餘的眷戀？或是對於帝國存續的執著？

若想解開全部的謎團，我們就必須追尋他的腳步，瞭解他在帝國過往的領土南支那停留，自此不再履足他心中的祖國，最終又埋葬於出生之地大乳乳，究竟是為了什麼。